

# 自然裡的女人

王瑞香 著



# 自然裡的女人

王瑞香 著





綠種子 04

## 自然裡的女人

作 者／王瑞香

發 行 人／蔡澤松

出 版 者／天培文化有限公司

地 址／臺北市 105 八德路 3 段 12 巷 57 弄 40 號 2 樓

電 話／25776564 · 25707716

郵政劃撥／19382439

網 址／[www.chiuko.com.tw](http://www.chiuko.com.tw)

登 記 證／北市建一（88）字 419325 號

法律顧問／龍雲翔律師 · 蕭雄淋律師 · 董安丹律師

總 經 銷／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電話／25776564 · 25707716

臺北市八德路三段 12 巷 57 弄 40 號

門 市 部／九歌文學書屋

電話／2777-3915

臺北市 105 長安東路二段 173 號

印 刷 所／崇寶彩藝印刷公司

初 版／2000（民國 89）年 5 月 10 日

定 價／210 元

ISBN／957-560-667-1

Printed in Taiwan

書號／X0004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 一粒蟲卵、一個世界

金恆鑣

自然寫作在文學上佔有極重要的位置其實是很自然的事。地球環境孕育的生命已有數億年的歷史，而地球本身的歷史更是長遠，有數十億年了。然而天地間的生命現象，在人類的認識上，仍然是無解之謎。人類迷惑於日、月、星辰組成的宇宙、四季嬗遞的規律與變異，朝暉與夕陰的瞬息變化、生命展現的生死交替，以及萬物間緊密的關係。人類有感於自然界這類無從捉摸的千變萬化及其對人類生存所需與文明進展的貢獻，將之訴諸文字，而誕生了無數與自然有關的文學鉅著。

然而，文學結合生態學的自然寫作並不多見，而且內容分歧多樣。許多是身處觀景中抒發個人的感受；有的則是以自然景致為佈景，而有關人們心

智活動的描述才是主題；還有一些作品雖然兼容自然現象與人的參與，卻僅止於遠觀與感應，並作未深入的觀察與紀錄。這些作品以人為主，自然為客，主客之間的距離仍寬鬆。許多紀錄自然的日記式觀察文字易流於作者的喃喃自語，把讀者摒除在外，讓人無法融入作者佈置的自然園地，難以與作者共享自然的樂趣。

坊間書店的自然寫作多為國外作品。我們往往不熟悉那些作者所描述的環境，也沒有親眼看過書中提到的鳥、蟲、魚、獸等生命，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更沒有他們的文化習俗。因之，這些作品的文字再好，描寫再生動，總是難以引起我們的共鳴，無法讓我們有深入的感受。而這本《自然裡的女人》所談的是台灣到處可見的生命現象與自然地景。

作者不但在她公寓的陽台盆景中觀察昆蟲的完整生活史，也從自家附近的小野徑觀察各種生命現象。她奔波於台灣南（扇平）北（福山）之間觀察自然，並遠赴高山（中央山脈）觀察鳥類。讀到書中所提到的動物與植物的名字，我們不由自主會自心中浮起它們的模樣。對這些物種，我們不但熟悉，而且感到親切。

作者輕易地以連續變焦的手法，將我們身處的自然，拉到讀者眼前一公尺、乃至數公分之近處，讓讀者幾乎可以感觸到柔軟毛蟲的體溫與質地，也彷彿看到作者推開門窗，將飼養的鳳蝶與毒蛾野放，讓牠們飄然的飛往自由的空間。作者將自然搬到自宅公寓的陽台盆栽上、客廳與書房裡，甚至在小小的小蟲盒內製造一個私有的小自然，做各種觀察與紀錄。然後又把變得更豐富的小自然，連本帶利的歸還給大自然。另外，作者採用昆蟲學家的科學方法飼蟲與觀蟲，但是並未如昆蟲學家利用不銹鋼針將之製成標本，而是將一隻隻羽化的蝶、蛾放回她採集的原地點，將人性帶給了讀者，表現了作者有生態倫理的內在品性。

這本書也展現作者有豐富的文采及獨有的文字風格。全文有如清澈的小溪流水，順從地勢自然的流動；也像清淡的菜蔬，乾淨而含有特殊的營養，入口的雖是光合作用的初級產物，產生的能量卻來自煦煦的陽光。這些營養與陽光自然地打開了讀者久蟄水泥叢林而隔絕自然與久未親近生命的心扉，並且將自然與各種生命形式輕輕地放進讀者的内心，不知不覺地滋潤缺乏生命觀心靈的讀者。我預期許多讀過這本《自然裡的女人》的人會興起飼養毛

毛蟲的衝動，有帶望遠鏡到野外觀鳥的渴望，以及建立尊重生命的觀點。

這本書傳達了一個當今最重要也是最缺乏的訊息——自然與人的倫理關係。作者三年前翻譯了一本本世紀重要的著作《環境倫理學》，該書闡述了人對自然界的義務及自然界的主觀價值，並且提醒我們惡待環境不智之舉。作者在本書中也盡量摒棄評斷自然的主觀價值，但是這並未減失作者對身邊生命極度的關懷，這是時下許多自然寫作名家最易迷失的地方，而作者卻能不著痕跡的避開了。

（本文作者金恆鑑先生，現任台大森林研究所教授、台北市生態藝術協會理事長）

## 捉毛蟲的女人（代自序）

年事越長，越覺得人生的奇妙。之所以奇妙，在於其不可知——你永遠不知道下一刻會發生什麼事情。譬如四十多年來，我從未料到最怕毛蟲的自己有一天會對毛蟲產生興趣，而且興致勃勃地養起牠們來！

為了養蟲，我在住家附近作定點觀察以捕捉毛蟲。如此，兩三個月來我不定期地出沒於台北市內一個依山傍水的「野外」地區。在毛蟲最豐盛的時期，每當走進這個地方，總有目不暇給之感，往往不出半個鐘頭就能滿載而歸，家裡則一次同時養著一、二十隻毛蟲。自然，在捕捉毛蟲時，你免不了連帶會看到蛾、蝶（毛蟲的成蟲）之外的昆蟲，還有節肢動物（如蜘蛛、蜈蚣），以及鳥類等；又因養蟲必須知道蟲吃的食草（即食草），因此你也得

學習認識植物，如此每天便都有新發現、有新問題；我每天都在學習——大自然為我授課，而好奇心和毅力就是唯一的學費。我像個認真的小學生，準時向大自然報到。

至今，當我在這個湖山交界的山徑向自然報到時，仍不時引來人們的目光。他們的眼光顯示了我是奇怪的。

自然，我是奇怪的，畢竟，誰看過捉毛蟲的女人呢？但這並不是那些眼光——主要是男人的眼光——的意思，因為他們並不知道我在做什麼。他們奇怪的毋寧是：我為什麼單獨進入了這個男人的領域？但當他們質疑我在此的存在時，事實上我也對他們的出現感到奇怪：為什麼你們不必工作呢（我的意思是：誰說這個領域是屬於你們男人的呢）？

來這裡的絕大多數是男人，他們多半是釣客，有的則是來此聚賭的（賭博的地點是個小廟，賭博項目包括六合彩與擲骰子）。偶爾會有女性出現在這個算不上幽靜的山徑，但她們十之八九是和情人或先生一起來散步或作運動的，還有一小部分是陪男朋友來釣魚的。後一種女性比較可憐，因為她們之所以來這裡，犧牲之情要大於主觀的喜歡。有例為證：在一個異常炎熱的

六月天，當太陽快要西下時，我匆匆結束觀察，拖著溼熱而為蚊子所圍攻的身子，狼狽地衝殺出那個山徑，途中看到一個年輕女子守在一輛摩托車旁，哭喪著臉向湖邊一個垂釣的男人苦苦哀求：「不要釣了啦！我們走了好不好？」你說再十分鐘但都已經半個鐘頭了。蚊子快咬死我了啦不要釣了啦趕快走啦……」說著就穿起一件男人的雨衣來防禦蚊子，我看了簡直要加倍汗流浹背——然而，但從頭到尾那男人未吭一聲。除此之外，來這裡的還有一種女性，她們是較為特殊的，即帶著小孩（甚或與全家人）來湖邊烤肉、遊玩的，她們大多是原住民。總之，單獨在此漫步的女人幾乎絕無僅有。

男人看到我的驚奇與不苟同因此是可以理解的。通常他們的反應有幾種，有的——大部分是老者——會溫和地問道：「你在摘草藥嗎？」或「你在找什麼呀？」較年輕的會直截了當地說：「小姐在找什麼，需要幫忙嗎？」而我的回答總是令他們失望。有的甚至會問我在什麼地方工作，或住在哪裡。（翻譯：你不去上班在這裡幹什麼？你是不是有點寂寞，想要交朋友？）最令人不舒服的是那種站在這裡盯著你看半天，然後很不以為然地走開，接著又回頭看你幾眼，甚至喃喃叨幾句，彷彿你是個瘋子的粗魯男人。不過，

大致上男人的態度並未干擾我的工作，只是他們會令我分神而在心裡向他們抗辯。這也促發我思索一個已思索了許久的問題：女人的空間。

假如人類的文化地帶已經劃分為公領域（家以外）與私領域（家以內），而男人認為公領域是他們的、私領域是女人的，那麼我們該怎麼去說自然地帶？究竟自然裡哪些部分是男人的、哪些部分是女人的？還是說自然因為是在家庭之外，所以是男人的？但不管怎麼樣，我以身試法的結論是：自然裡的女人，只要她的作為不涉及權力，即使沒有男人作伴（這是一種通行證），她也暫時還享有她的自由權——雖然男人會藉眼光來加以質疑。

王瑞香

八十九年三月  
於台北市

# 目錄

輯一

## 家在山那邊

一粒蟲卵、一個世界	金恒鑑	001
捉毛蟲的女人（代自序）		005
家在山那邊		015
故鄉新路		022
離開辦公桌之後		034
扛板歸		037
十大國樹候選樹		040
懷念奇戈		052
燕鷗		058

栗背林鵙

朱鸝

南台灣獼猴觀察

吳海音的獼猴世界

0 6 6

0 8 4

0 9 3



## 活體記憶

貓捉蝴蝶

1 0 7

「黑」手指的菜園

1 1 0

愛生與懼生

1 1 3

一物剋一物

1 1 7

今日沒有死亡事件

1 1 9

養蟲五月回顧

1 2 2

有關蟲的記憶

1 2 5

爲蟲作嫁

128

黑端豹斑蝶的午餐

131

三角臉的午夜派對

134

避債蛾

138

美麗的美食家

141

昆蟲界的巫婆

144

小陽台大自然

147

輯三

做自然的學生

做自然的學生

155

蟬之死

159

種子與沃土

162

復活

165

石碇印象

167

福山三日行記

171

賀伯颱風後觀察日記

181

福山觀察日記

189

送毒蛾來的人

192

觀蛾之旅

195

扇平，我的自然教室

198

晚秋扇平行

206

兩種死亡

217

輯一

家在山那邊

